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菽園雜記

中華書局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菽園雜記

SHU YUÁN ZÁ JÌ

〔明〕陸容撰

佚之點校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8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6¹/₂，印張·116千字

193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1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306 定價：1.10元

點校說明

菽園雜記十五卷，明代陸容撰。

陸容，字文量，號式齋，太倉人。生于明英宗正統元年（一四三六），卒于孝宗弘治九年（一四九四）。成化二年（一四六六）進士。曾授南京主事，後遷兵部職方郎中，終居浙江參政。

據明史文苑傳，陸容少年時即與張泰、陸欽齊名。泰亦太倉人，欽則崑山人，俱在婁江之東，所以當時曾被稱之爲「婁東三鳳」。但陸容詩才並不怎麼樣，較之泰、欽，更以學問見長。傳世著述，就是這部菽園雜記。四庫全書提要說，菽園雜記「于明代朝野故實，敘述頗詳，多可與史相參證；旁及談諧雜事，皆並列簡編。」這幾句話，大致概括了這部書的內容和特點。在明代筆記中，它是以記載朝野故實爲特點的。譬如卷五列述洪武、永樂、成化三朝京營的設制大畧，卷九記載成化以前巡撫總督的增設、名目和職守，都可以補正史職官志之闕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。同時，它還記載了不少有關明代社會風俗民情和手工業生產的材料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如卷三記江西民勤儉：「每事各有節制之法，然亦各有一名。如喫飯，先一盤不許吃菜，第二盤纔以菜助之，名曰『齋打底』。饌品好買豬雜碎，名曰『狗靜坐』，以其無骨可遺也。勸酒菓品，以木

雕刻彩色飾之，中惟時菓一品可食，名曰『子孫菓盒』。神牲品，質于食店，獻畢還之，名曰『人沒分』。節儉至此，可謂極矣。」又如卷一記吳中俗諺，船家諺言「住言翻」，把「箸」說成「快兒」，「轆布」說成「抹布」，諺言「離散」，把「梨」說成「圓果」，「傘」說成「豎笠」，諺言「狼藉」，把「榔槌」說成「與哥」，諺言「惱躁」，把「謝灶」說成「謝歡喜」。這些都是相當真實的民俗學材料。當然，最有價值的還是對明代開礦、造紙等手工業生產的記載。如十三記載衢州常山、開化造紙，其造法，採楮皮蒸過，壁去粗質，糝石灰，浸漬三日，蹂之使熟。去灰皮又浸水七日，復蒸之。濯去泥沙，曝曬經旬，春爛，水漂，入胡桃藤等藥，以竹絲簾承之，俟其凝結，掀置白上，以火乾之。白者，以磚板制爲案卓狀，硴以石灰，而厝火其下也。」不但講了造紙的原料、方法，而且講了造紙整個的工藝過程。

有的記載和議論，還說明陸容的學術觀點超出了當時一般士人的識見。如他反對熊去非要將叔梁紇配祀孔廟，作爲寢殿之主（卷五）；對洪武年間朝廷以重金厚祿訪求通曉曆術的方士，借周必心奏疏，表示了自己的看法（卷一）；對世人指斥秦檜，提出了異議，認爲宋、金和議，「推原其本，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，無雪耻復仇之志。檜之奸，有以窺知之。故逢迎其君，以爲容悅，以固恩寵耳。」（卷十三）對專供人君學習修齊治平之術的大學衍義，陸容認爲皇帝從來是不看的，縱使想看它，周圍那些近侍寵臣也不肯讓他看。原因就在這本書卷三九、四十，歷

引了前代宦官預政致禍的許多事例。這些雖是一鱗片爪，却是相當有見地的。

菽園雜記論史事，敘掌故，談學術，都有作者不少獨到見解，較少抄襲舊文。所以，和陸容同時的王鏊（一四五〇——一五二四）曾說，「本朝記事之書，當以陸文量爲第一」（轉引自四庫全書提要）。這當然是誇大其詞，不過却說明了菽園雜記在當時就已受到人們的重視。

菽園雜記通行以清嘉慶十五年墨海金壺本爲最完善，這次點校就是以它爲底本，並用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和守山閣本作了校勘。點校或有疏漏，請讀者不吝指正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

菽園雜記序〔一〕

王文恪罷相歸吳，每語其門人曰：本朝紀事家當以陸文量菽園雜記爲第一。

篁墩程氏作公傳，其略曰：公當弘治初伏閣上疏，時予方以言者去國。道中得其稿，讀而歎曰：偉哉！賈、陸之緒論乎！然亦未必其終獲遇也。夫士獨求其無愧而已。公雖用，不究所學。然有建白在朝廷，有惠澤在民，有著述在學者，足以考見矣，遇不遇奚病焉！

貞山子陸 仲彙 校

太學生毛 仲良 刻

〔一〕此序據明刻本補。

菽園雜記目錄

菽園雜記序	一
卷一	一
卷二	一二
卷三	二四
卷四	三七
卷五	五二
卷六	六六
卷七	八〇
卷八	九三
卷九	一〇六
卷十	一一八
卷十一	一三〇

菽園雜記 目錄

二

卷十二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卷十三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卷十四……………一六八

卷十五……………一八一

四庫全書總目菽園雜記提要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菽園雜記卷一

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椶於午門外，酒數行而出。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，觀武臣射柳，事畢皆出。上迎母后幸內沼，看划龍船，砲聲不絕。蓋宣德以來故事也。丙戌歲，砲聲無聞，人疑之。後聞供奉者云：是日內官奏放砲，上止之云：「酸子聞之，便有許多議論也。」上之顧恤人言如此，可以仰見聖德矣。

奉天門常朝，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，金黃絹以裹之。嘗聞一老將軍云，非扇也，其名卓影辟邪。永樂間外國所進，但聞其名，不知爲何物也。

嘗聞尚衣縫人云：「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。」本朝家法如此。「太廟紅紵絲拜衲，立脚處乃紅布」。其品節又如此。今富貴家佛健子弟，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，暴殄過分，甚矣。

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，總提調：中書省官二人。讀卷官：祭酒、博士、給事中、修撰各一人。監試官：御史二人，掌卷、受卷、彌封官，各主事一人。對讀官：司丞、編修二人。搜檢懷挾、監門、巡綽，所鎮撫各一人。禮部提調官：尚書二人。次御試策題。又次恩榮次第云。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。二十日午門外唱名，張掛黃榜，奉天殿飲聽宣論（一）。同日除授職名，於奉天門謝

恩。二十二日錫宴於中書省。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，行釋菜禮。第一甲三名，賜進士及第，第一名授員外郎，第二名、第三名授主事。第二甲一十七名，賜進士出身，俱授主事。第三甲一百名，賜同進士出身，俱授縣丞。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，國初制度簡略如此。今進士登科錄，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，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、進士出身等第。聖旨俞允，謂之玉音。次錄讀卷、提調、監試、受卷、彌封、掌卷、巡綽、印卷、供給各官職名。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。上御奉天殿，親試策問。三日早，文武百官朝服，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，上御奉天殿，鴻臚寺官傳制唱名，禮部官捧黃榜，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，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。第四日賜宴於禮部，宴畢，赴鴻臚寺習儀。五日，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。六日，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。七日，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，行釋菜禮。禮部奏請，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；朝廷或有事，則殿試移他日，謂之恩榮次第。又次錄進士甲第，第一甲三人，賜進士及第。第二甲若干人，賜進士出身。第三甲若干人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每人名下各具家狀。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，其家狀式姓名下云：「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。治某經，字某。行幾，年幾歲，某月某日生。曾祖某。祖某。父某。母某氏。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，下父母俱存曰具慶，下父存母故曰嚴侍，下父故母存曰慈侍，下父母俱故永感。」，下兄某、弟某、娶某氏，某處鄉試第幾名，會試第幾名。」

予奉命犒師寧夏。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，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，色類象骨，而紅潤過之。問其所製，云：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，陣亡軍士積骸遍野。上念之，命收其頭骨，規成數珠，分賜內官念佛，冀其輪回。又有腦骨深大者，則以盛淨水供佛（三），名天靈盃。皆胡僧之教也。

予使跡所及，歷趙、秦、伊、周四王府，朝見日皆有宴。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，品饌豐盛。餘皆長史陪宴賓館，成禮而已。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，每朝使至，必令王出宴，云：「非惟見爾敬重朝廷，好言好事亦得見聞；若在宮中，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，實有何益。」酒殺已具，必令人昇人觀之，如不佳，典膳廚役皆受撻辱。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，由太妃之賢也。

各鎮戍鎮守內官，競以所在土物進奉，謂之孝順。陝西有木實名楹梓，肉色似桃，而上下平正如柿，其氣甚香，其味酸澀，以蜜制之，歲爲進貢，然終非佳味也。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，始奏罷之，省費頗多。敏本漢府軍餘，善蹋鞠，宣廟愛而闡之。常熟知縣郭南，上虞人。虞山出軟栗，民有獻南者，南亟命種者悉拔去。云：「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。」其爲民遠慮如此，因類記之。

環慶之墟有鹽池，產鹽皆方塊如骰子，色瑩然明徹。蓋卽所謂水晶鹽也。池底又有鹽根如石，土人取之，規爲盤盂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，皆有鹽味。用之年久，則日漸銷薄。甘肅靈夏之地，又有青黃紅鹽三種，皆生池中。

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。前堂屏後有方石池，中刻波浪紋，云是宰相冰果之器。後堂簷下有一石池，中地稍高，四周有走水渠，云是宰相用以割羊。又有釘官石，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，云唐舉子以此自占。凡釘入者，終身利達，不入者不利，往往有驗云。

「焚書祇是要人愚，人未愚時國已墟，惟有一人愚不得，又從黃石授兵書。」此焚書坑詩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家君常誦之。坑在驪山下，卽坑儒谷是也。

正統己巳，車駕蒙塵，敵勢甚熾^四，羣情騷然。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，衆囁嚅久之。翰林徐理元玉謂宜南遷，英甚不以爲然。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，衆心遂決。景皇帝既卽位，意欲易儲。一日語英曰：「七月初二日，東宮生日也。」英叩頭云：「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。」上爲之默然。蓋上所言者謂懷獻，英所言者謂今上也。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。理後改名有貞。

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、合道等城遺址。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。嘗考之，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，集方渠、合道、木波三城，鄜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。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，故云。

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，卽唐之華清宮故址。山上有王女祠^五，乃其發源處。唐時每歲臨幸，宮殿壯麗。今惟此池存焉。上覆屋數楹，四周甃以甃石，其水寒煖適調，清徹可鑑絲髮。

湯泉若句容、宣府、遵化等處亦有之，其佳勝宜莫如此。然以官府掌之，非貴宦無由得浴。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，則居民共之。

居庸關外抵宣府，驛遞官皆百戶爲之。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。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。然居庸以北，水甘美，穀菜皆多。環縣之北皆鹹地，其水味苦，飲之或至泄利。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，化水以供上官，尋常使客罕能得也。

吾蘇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，用法寬平，臨事簡易。數年間，兩陽時若，年穀屢登。民信愛之。以其美髯，呼爲鬍子爺爺。嘗以議事還朝，民訛傳得代，遮道借留者數千人。公論以當復來，始稍稍散去。及其復來，焚香迎接亦然。民父母及身有疾者，發願爲公舁輦，則不事醫藥祈禱，輒愈。一出行臺，人爭舁之，雖禁之不息也。及公去，有畫像事之者。其得民如此。代公者欲懲其弊，而濟之以猛。識者亦以爲宜，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怒之。且旱潦相仍，邊事日作，非復昔時之氣象矣。故善論公者，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，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。

陝西都指揮同整，幼嘗結數惡少爲義弟兄，一人受控，則共力復仇。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，主家執之不力，被脫去。乃執其與劉某於官，究整所在。劉曰：「我實殺之，非整也。」衆證爲整，劉自認益堅。法司不能奪，乃論死。後得末減，發充遼東三萬衛軍。整德之，每歲供其軍

賫。時整有老母，故劉誣代之。古之俠士不能過也。

太監牛玉之敗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、置立私宅等事，皆祖宗時所無，請一切禁革之。其言讜直，切中時弊。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，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。徽字尚文，南京人。丙戌歲，予橈師寧夏，過寧州聞判官李某，數中人問及此事。李云：始謀於王淵志，志恐同寮有進止者，乃焚香告天以爲盟。奏本則各草一通，俱送尚文，以備采取。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，不容退避。蓋舊規也。志、紹興山陰人，謫四川茂州判官。予以此舉徽擅其名，而淵之力居多，故表著之。

陝西城中舊無水道，井亦不多，居民日汲水西門外。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，以爲關中險要之地，使城閉數日，民何以生？始鑿渠城中，引灊、澧水從東入，西出。環甃其下以通水，其上仍爲平地。迤邐作井口，使民得以就汲。此永世之利也。

西嶽華山、西鎮吳山，皆在陝西境內，載在祀典。而西安又有五嶽廟。陳僖敏巡撫時，既不能毀，而又奏請重修之。失禮甚矣。況勞民傷財，在所得已，此不學之過也。

水東日記云：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，于兵部奏內常用之。然未見所出，乃引韓退之、羅隱乖角字，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反。蓋奏詞移文，間用方言時語，不必一一有出也。今之所謂乖，卽古之所謂黠，黠豈美德哉。韻書訓乖云：戾也，背也，離也。凡乖者必與人背離。如與人

相約諫君，劾姦死難，稍計利害，則避而違之以自全，反謂不違者爲癩。此正所謂乖角耳。

正統丙辰狀元周旋，溫州永嘉人。聞闈老預定第一甲三人，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：「周旋儀貌如何？」或以豐美對，闈老喜。及傳臚，不類所聞。蓋豐美者嚴州周瑄，聽之不真而誤對耳。天順庚辰，曹欽反，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。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，亦棄市。蓋二人皆寧波人，且同名，故有此誤。人之禍福固非偶然，然亦有如此者，所謂命也。

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爲環縣。縣之城北枕山麓，周圍三里許，編民餘四百戶，而城居者僅數十家。戍兵僦屋，閭巷不能容，至假學官居之。其土沙瘠，其水味苦，乍飲之病脾泄。出趙大夫溝者味甘，然去城十餘里。歲祀先師則取釀酒，不可以給日用也。驛廩稍供稻米，蓋買諸慶陽，粟一斗得稻米一升。薪木則買諸開城。開城亦小邑，去環八十里，地有美薪，其愈環可知矣。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，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處。城之南有唐時木波、合道等城，遺址尚存。居數日，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，咸謹朴。使之析義理，皆頗能之。與談古今及他文事，類莫能知。嘗與索韻書，徧城中不可得。蓋其地僻陋，無賢師友，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。或不久去，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。無惑乎人才之難也。

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，令慶陽、邠、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，民頗怨之。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，其終篇云：「可惜路旁如許地，只栽榆柳不栽桑。」項公和韻云：「老我豈無衣

食計，安知此地不宜桑。」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。邠、寧、慶陽皆古豳地，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。要之，盧公之言得之。

莊浪參將趙妥兒，土人也。嘗馬馱，視土中有物，得一刀，甚異。每地方將有事，則自出其鞘者寸餘，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。識者云：「此靈物也，宜時以羊血塗其口。」妥兒賴其靈，每窺見出鞘則預爲之備。以是守邊有年，卒無敗事。太監劉馬兒還朝日，求此刀，不與。以是掩其功，不得陞。

民間俗諺，各處有之，而吳中爲甚。如舟行諺「住」，諺「翻」，以「箸」爲「快兒」，「幡布」爲「抹布」。諺「離散」，以「梨」爲「圓果」，「傘」爲「豎笠」。諺「狼藉」，以「榔槌」爲「與哥」。諺「惱躁」，以「謝竈」爲「謝歡喜」。此皆俚俗可笑處，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「快兒」者。

洪武中，朝廷訪求通曉曆數、數往知來、試無不驗者，必封侯，食祿千五百石。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：「國祚長短，在德厚薄，非曆數之可定。三代有道之長，固所定論。三代而下，深仁厚德者，漢、唐、宋而已。如漢高之寬仁，繼以文、景之恭儉，昭、宣之賢明，光武之中興，章帝之長者。唐太宗之力行仁義，宋太祖之誠心愛民。是以有道之長。國祚最短者莫如秦，其次如隋，又其次如五代。始皇之酷虐，煬帝之苛暴，五代之窮兇，是皆人事所致，豈在曆數？欽惟聖上應天眷命，掃滅羣雄，救亂誅暴，其功大矣。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，賢明過於太宗而忠

厚不及。是以御宇以來，政教未敷，四方未治。伏乞效漢高之寬仁，同太宗之誠懇，法三代之稅斂，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，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？」又言：「陛下連年遠征，臣民萬口一辭，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，欲取之耳。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，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。秦始皇秘之，名曰御璽。自是以來，歷代珍之，遂有是名。易曰：『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，曰仁。』是知仁乃人君之寶，玉璽非寶也。且戰國之君，趙先得寶而國不守。五代之君皆得寶，皆不旋踵而亡。蓋徒知玉璽之爲寶，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。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，三代之時未有玉璽。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。今爲取寶，使兵革數動，軍民困苦，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。」聖人智出天下，明照萬物，何乃輕此而重彼、愛彼而不愛此邪？」又言：「方今力役繁難，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；賦斂過厚，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；教化博矣，而民不說，所謂徒善也；法度嚴矣，而民不服，所謂徒法也。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：『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』方今國則願富，兵則願強，城池則願高深，宮室則願華麗，土地則願廣，人民則願衆。於是多取軍士，廣積錢財，征伐之舉無虛日，土木之功無已時，如之何其可治也。」又言：「洪武四年，欽錄天下官吏。十三年，連坐胡黨。十九年，起天下積年民害。二十三年，大殺京民。此妄立罪名，不分臧否，一槩殺之，豈無忠臣烈士、善人君子誤人名項之中。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。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，而殺之多者後嗣